

目錄

卷一

徐佐卿	一
王積薪	二
平等閣	三
裴珙	四
蕭穎士	五
韋宥	六
蔡少霞	六
卷二	
集翠裘	九
王維	九
王渙之	一一

目錄

補編

張鑑	一
裴通遠	二
邢曹進	三
韋知微	四
狄梁公	四
寧王	五
補編	
葉法善	六
王四郎	一
李清	二
玉女	三
趙操	六

一

符契元	二七
茅安道	二八
石旻	二九
李子牟	二九
奚樂山	三〇
阿足師	三一
彊僧	三二
王安國	三三
汪鳳	三四
賈人妻	三五
魏淑	三六
李欽瑤	三六
高元裕	三七
衛庭訓	三八
崔圓	三九

張光晟	三九
李納	四〇
沈聿	四一
永清縣廟	四三
凌華	四四
劉元迴	四五
馬總	四六
蔣琛	四七
陳導	五一
趙叔牙	五二
劉惟清	五三
鄔濤	五四
李佐文	五五
金友章	五六
于凝	五七

宮山僧	六六
李楚賓	五九
張式	六〇
徐智通	六一
裴用	六一
李勉	六二
嘉陵江巨木	六三
江淮市人桃核	六四
光化寺客	六四
劉禹錫	六五
裴越客	六五
丁巖	六六
王瑤	六六
崔韜	六六
楊褒	六九

鄭韶	七〇
柳超	七〇
范翊	七一
盧言	七一
齊瓊	七二
田招	七三
裴度	七三
胡志忠	七四
李汾	七五
崔商	七五
徐安	七六
僧晏通	七七
薛夔	七七
朱觀	七八
裴仙	七八

鄧元佐……………七九

孫氏……………八〇

劉玄……………八〇

游先朝……………八〇

朱休之……………八一

張華……………八一

鄭綱拜相……………八一

附錄……………八三

集異記卷第一

河東薛用弱撰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懇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掛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視佐卿所題「一」，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

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一〕視原作「是」，據《廣記》卷三六引《廣德神異錄》改。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

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棋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烟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暉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

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願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人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願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願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韃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

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管之。」既至，而橐韃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韃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繼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家，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

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置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人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一〕「百丈」，《廣記》卷四二二引作「百尺」。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界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一)，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齎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滋。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珉盤礎^(二)，鏤檀竦棗^(三)。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四)，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風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

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一〕「遠遠」，《廣記》卷五五作「遠遊」。

〔二〕「珉」原作「玳」，據《廣記》改。

〔三〕「窠」原作「榮」，據《容齋隨筆》卷十三引改。按：《文選·吳都賦》：「雕樂鏤窠。」窠音節，梁也，與「轍」、
「轍」等字叶韻。「竦榮」，《廣記》作「棟臬」，亦誤。

〔四〕「竟臻」，《廣記》作「競奏」。按：「競」當作「競」。

集異記卷第二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褻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

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一)，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賚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訝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二)。

〔一〕「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廣記》卷一七九引作「爲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

〔二〕《廣記》此下有「矣」。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祿山

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尅復，俱囚於宣楊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能。後由此事，皆從寬典，至於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卽圓舊宅也。畫尚在焉。維累爲給事中，祿山授以僞官。及賊平，兄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贖之，由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

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掀斂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

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廢。曾因討叛，飛矢中目〔一〕。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於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